

诛魔七剑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叙述的，是武林中一段荡气回肠、血雨腥风的动人故事！

“宏道会”在被“金龙帮”无情血洗之后，“宏道会”会主将遗孤托与左右辅弼流云双剑客。在惨烈的追杀中，眼看遗孤难保，流云双剑客之一吴方，将自己亲子交与仇敌，然后隐居深山，将会主遗孤艰难养大。“金龙帮”并未就此罢休。吴方一方面承受着仇敌的追杀之险，另一方面，由于以子代孤之举无人知晓，也承受着背叛会主的骂名，同道中人也极力要将其诛之。遗孤长大成人后，无意中成为“造化门”传人，身怀绝技，手使公孙铁剑，名号“不死书生”，威震江湖武林。经过生生死死的大波大折，终于尽灭仇深似海的“金龙帮”，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、奇险无比的武林传奇。

这是作者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最新力作！

楔子

中原武林自少林寺“灵空上人”倡议七大门派结盟，结束了纷扰之局，十年来，道长魔消，平静无波。

“灵空上人”圆寂之后，由“武当玉虚真人”接掌七派令符。

日久则生非。由于各门派私心自用，加之各门派滥肆收徒，良莠不齐，而又后继无人，趋于没落，令符逐渐丧失约束之力，七派之盟，成了有名无实。

俗语说，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正成了中原武林的写照。

先有“三才教”崛起于南方，接着，是“~~金龙帮~~”兴起于大河以北。

于是，群雄纷纷崛起，当然，其中也不乏正义之士。

各江湖帮派之间，为了本身利益和野心，互相取代兼并。

于是，中原武林又被血雨腥风所笼罩，回到了十五年前熙攘纷争的局面，情势犹如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。

此间，许多残酷血腥的故事，应势而生。

魔势犹猖，如果没有那些侠义之士，一心卫道，作中流之砥柱，武林天下岂非沦入万劫不复之境！

然而，背上“侠义”之名，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。

就在这浊浪滔天的环境中，发生了这个千古为人惊叹称道的侠义故事。

目 录

上 册

第一章	舍身救孤·····	
第二章	孤雏血泪·····	56
第三章	不死书生·····	73
第四章	金钗魔女·····	112
第五章	倒戈救美·····	149
第六章	白发红颜·····	184
第七章	荒山绮梦·····	220

第一章 舍身救孤

朔风呼号，灰濛濛的天空，低得似乎要覆压而下。

阵阵黄尘，使大地变成了一片混沌，鸟雀潜踪，路少行人。

两骑马顶着刺骨寒风，在黄尘滚滚的开封道上疾驰。马儿鼻息咻咻，口喷白沫，不断地打着前失，看来，这两骑马已奔驰了不少路程，早已筋疲力竭。

不久，黄尘止息，天空却飘起鹅毛雪片来。

视线较前开朗了些，这时，可以看出马上是两名三十余岁的武士，遍身血污狼藉，形状狼狈不堪。

其中一名武士，右手控缰、左手抱着一个两尺长的布包。

突然一声悲嘶，一骑马倒了下去，把那抱着布包的武士，掀落地面，接着是一阵“呱呱！”的婴儿啼声，原来那布包里是一个婴儿。

另一骑忙勒马离鞍，焦急地道：“师弟，摔伤了没有？”

那抱婴的武士摇晃着站起来，一面抚拍着婴孩，一面颤声道：“没有！”

“这马不成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……步行吧。”

“师弟，你我是受伤之身，能逃出多远呢……”

“师兄，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，对方可能就要追来……”

那被唤作大哥的武士，声色俱厉地道：“不，少主必须保全，你我弟兄受帮主临危托孤，无论如何必须完成使命，方不负帮主知遇之恩……”

那唤作师弟的反身拉了拉缰绳，那匹马又悲嘶了几声，前蹄空踏，却挣不起来。

“唉！天不佑人，怎么办？”

远处，雪花迷茫中，出现了数点黑影。

“师弟，追兵到了！……”

“我们只有舍马而行。”

“不，你换乘我的马，带着少主从小路快逃！”

“师兄你呢？”

“我挡住追兵！”

“能……挡住么？”

“别管了，你快走！”

“师兄……”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死得其时，死得其所，是武士最好的归宿。”

“师兄！”做师弟的悲呼了一声，热泪随声而下。

“师弟，你要作不义之人么？”声音凄厉得令人战栗。

黑点移近了，可以看出是一群奔驰的快马。

“师弟，少主交给你了，你必须抚养他成人，投明师，习绝艺，去吧！”

“师兄，你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，我们一齐走，决逃不了，我必须把对方引开。”

“师兄……”

“上马，走！否则我做鬼也不饶你……”

那做师弟的被迫无奈，抱着婴儿，上了另一骑马，悲呼道：“师兄……愿天佑你！”

“师弟，来生再见了，愿我们下一世仍做兄弟……”

字字悲壮，语语断肠，铁石心肠的人听了，也会为之落泪。

做师弟的双腿一夹马腹，离开大道，从斜刺里疾驰而去。

追兵更近了，几乎可见马上的衣著。

那做师兄的悲凉地一笑，用手拍那跪在地上的马匹，道：“马儿！马儿！你若有意成全我，就勉力驮我一程，我们得离开这里远些！”

那马儿似乎通灵性，居然奋力站起身来，武士攀上马背，一声吆喝，马儿踉跄迈开血蹄，朝前奔去。

“哒！哒！哒……”

一阵急骤的马蹄声，夹着数声暴喝，十余骑马围了上来，马上人清一色的黑色劲装，衣襟上绣着一条小金龙，为首的是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文士，青色儒衫，肋下斜挎一个招文袋。

十余武士，纷纷下马，围成一个考老圈。

中年文士嘿嘿一笑道：“范文招，你们脚程很快，令师弟吴方呢？”

那叫范文招的武士，滑下马背，喘着气道：“申叔和，当真要斩尽杀绝？”

“斩草不除根，来春必另发。范文招，对敌人宽大，便是对自己的残忍，你懂得这道理。令师弟呢？是否已先行一步了？……”说完，在马上摆了摆手道：“你们分一半去追！”

立即有八名武士，跃上马背，风驰电掣而去。

范文招厉声叫道：“我杀尽你们这批刽子手……”

“唰！”地一声，长剑出鞘。

中年文士申叔和飘身下马，追到范文招身前，阴森森地道：“姓范的，放明白些，你师兄弟犯不着替主子卖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别口出不逊，区区是念在你兄弟成名不易，所以好言相劝……”

“鬼手秀士，我斩了你！”

随着喝话之声，一剑挥了出去，剑风飒飒，卷得雪花向四外流散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单掌一挥，一道阴风卷处，范文招连退了三大步，手中剑几乎脱手飞去。

同一时间，两名武士的剑尖，已抵上了他的后心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又是阴阴一笑，道：“范文招，流云双剑客的剑法，固然驰誉武林，难逢三招之敌，可惜阁下身负重伤，早已成强弩之末。”

“住口，范某恨不能把尔等剑剑诛绝。”

“可惜阁下办不到了，是吗？”

“你准备把本人怎样？”

“劝你投降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范某岂是卖主求荣之人，你看错人了！”

“死得有价值么！”

“当然！充其量落个家奴之名而已，也绝不向你们卖辱求荣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申叔和面色一沉，喝道：“带走！”

范文招身形一动，背后的双剑穿皮入肉，剧痛彻心，不自禁地惨叫出声。

他被反剪双手，挟带上马，一声呼啸，数骑马上了大道。

雪，不知何时停了，灰暗的天空，使人分不出时辰。

奔了一程，只见一骑快马，迎面飞奔而至，双方齐齐勒马，对面来的，是一名同样装束的金发武士，那武士滚鞍下马，双手抱拳，躬身向鬼手秀士申叔和施一礼，道：“稟师爷，三方人马业已会合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发现。”

鬼手秀士申叔和沉吟了一会儿，道：“传令分成六队，搜索五十里之内！”

“遵令！”

那武士应了一声，跃上马背，回头驰去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左右一顾盼，道：“到路旁林中去！”

数骑武士摆马驰入道旁林中，拣了一个空地，把范文招绑在树身之上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狞笑一声，道：“姓范的，说出你师弟藏身之处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不说么？”

“姓申的，你这话问得多余！”

啪！啪！两记耳光，打得范文招口喷血沫。

“说是不说？”

范文招目眦欲裂地吼道：“申叔和，要我说么……”

“范文招，你不想试试区区的‘鬼手搜魂’吧？”

“有什么毒辣手段尽管使出来，大不了一死……”

“想死么？死不了呢？”

“我范文招死了变厉鬼也要追尔等之魂！”

“有种！”

随着喝话之声，鬼手秀士申叔和挥手一拂，范文招登时叫起来，身躯扭屈，额头汗下如雨，那捆绳，由于拚命的挣扎，陷入肉内，血水殷殷而出。

情景令人不忍卒睹。

“说是不说？”

“办……不到！”

“范文招，只消片割，你将终生残废……”

“死……且不怕……残废……又如……何！”

“算你有种！”

伸手又是一拂。

一声凄厉刺耳的惨叫，范文招口鼻溢出血来，面孔已完全失去了原形，目眦尽裂，血水顺眼角而下。

“说了吧？”

惨号逐渐微弱，变成了喘息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不知想到了什么主意，竟然出指解了范文招鬼手搜魂的禁制，范文招长长喘了一口气，头垂在胸前，看来和死去差不多了。

“姓范的，你是存心舍身取义了？”

范文招抬起了头，睁大了失神的血眼，惨厉但低沉地

道：“正是如此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范文招，区区你不值。不思轰轰烈烈在武林中创一番事业，却为已死的主子尽愚忠，守愚义，‘宏道会’业已冰消瓦解！……”

“你……在放屁。”

“范文招，最后一句话，你说不说出那小婴孩藏匿之所？”

“不……说！”

“很好，说与不说都是一样，告诉你，一根针也要寻它出来，别说是一个人，时间还早而已，区区不想杀你，只取你两只脚掌，让你现世一辈子……”

范文招大叫一声，喷出了一口鲜血，面容惨厉如鬼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退后数步，阴声道：“六号剑手！”

一名武士应声而前：“弟子在！”

“砍掉他的双足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“六号武士”向前欺了两步，手中剑一扬，朝范文招双足踝扫去……

“哇！”

一声惨号，震得在场的人心胆欲裂，头皮发麻。

一条灰影，疾惊而过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大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单身便向灰影追去。他的反应，不谓不神速，但灰影太快了，快得有些不可思议，追出一段，任什么也没看到，折返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六号武士的尸体，缚在树上的范文招不见了。

树身上，印了一个狐狸头的粉记。

在场的武士，全直了眼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望着那狐狸头粉记，栗声道：“这老怪物怎会插上这一手？”

众武士只有惊愕的份儿

武士之一忍不住道：“请问师爷，这粉漏子狗头……”

“什么，狗头？你连狐狸狗都分不清楚……”

那武士面上一红，尴尬地道：“是的，请问这狐头是何人的标记？”

鬼手秀士申叔和声音沉重地道：“你们之中，有谁知道？”

众武士面面相觑，无人应声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默然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听说过‘野狐禅’这名号么？”

“啊！野狐禅。”

武士中有人惊呼出声，但大半数仍是一脸茫然之色。

那原先发问的武士道：“属下孤陋寡闻，请问，野狐禅何许人物？”

鬼手秀士申叔和皱着眉头道：“我也是仅闻其名，不认其人……”

“据说是一个野和尚……”

“野和尚？”

“嗯！传说中，这野狐禅名虽是和尚，其实荤腥不忌，根本不守沙门戒律，功高莫测，出道极早，性情怪癖，难缠难惹。凡经他插手的事，现场均留狐狸头粉记，其人行踪飘忽，有时数年不露面，所以其名不彰……”

“不知他何以插上这一手？”

“也许是适逢其会，也许是与‘流云双剑客’有什么渊

源 ”

“不知师爷对此事……”

“这是意外，帮主定能谅解！”

“如果野狐禅与本帮作上了对……”

鬼手秀士申叔和面色一变，道：“此时不必讨论这事。”

就在此刻——

一骑快马疾冲入林，马上人高呼一声“金龙令！”

所有武士，全部神情肃然，鬼手秀士申叔和躬身道：“接令！”

马上武士手中高擎一支绣有金龙的三角小旗，口里朗声道：“帮主有令，关于追捕‘宏道会’遗孽之事，务必加紧完成，授权师爷申叔和，相机行事，本帮各堂主以次，所有弟子，悉听指挥，此令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武士收了令旗，掉头驰出林去。

金龙帮为了搜杀 流云双剑客与宏道会会主的遗孤，全部高手倾巢而出，由该帮师爷鬼手秀士申叔和在开封指挥行动。

半月以来，密探四布，把周近百里弄得鸡犬不宁，但要搜杀的对象，却如石沉大海，半点消息都没有。

开封城外西南角约五里的佟家别墅，孤外郊野，近来不分昼夜，各色人等进出不停，显得诡秘万分。

这一天，晌午时分，一个身背筐篓，弓腰驼背的人来到了佟家别墅旧壮河上桥头，此人一顶大凉帽遮住头脸，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形貌，手拄竹杖，样子象是拾荒的，但拾荒的说什么也不会拾到这地方来。

“站住！”

吆喝声中，两名黑衣壮汉出现桥头，往中间一站。

那怪人站住了，却没有抬头。

两个壮汉之一喝道：“长眼睛么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怪人沉闷地道：“这不是佟家别墅么？”

壮汉一翻牛眼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也是金龙帮新成立的分舵？”

壮汉一怔，下意识地摸了摸剑柄，仍是那问话的道：“朋友为何而来？”

“当然有事！”

“什么来路？”

“不必问，区区要见你们申师爷！”

“什么，朋友要见申师爷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有何贵事？”

“这不是你所能问的！”

那壮汉又是一愣，但随即冷笑一声道：“朋友，至少你得报出名号。”

怪人抬头，挺腰，掀帽，两道如电的目光直射壮汉面上。

壮汉心头一震，惊声道：“阁下到底是何方高人？”

“流云双剑客之一的吴方！”

两壮汉闻言之下，面色大变，双双向后退了两步，另一壮汉这时开了口：“阁下就是吴大侠？”

“不错，你们要找的人！”

“在下立即禀报……”

“慢着，要申叔和出来见我。”

那壮汉怔了一怔，转身奔入庄去。

不大工夫，一个中年文士，后随八名金龙武士匆匆奔出。

双方在桥头照了面，八名金龙武士散开来，各占方位拔剑在手。

吴方冷阴阴地道：“不必紧张，区区不是来流血的！”

鬼手秀士申叔和一摆手，道：“你们退到后面！”

八名金龙武士齐齐退到桥的另一端。

鬼手秀士申叔和前行两步，距吴方八尺站定。

吴方嘿嘿一笑道：“阁下感到意外吗？”

“十分意外！”

“区区此来，与阁下谈一桩交易……”

“交易？什么交易？”

“区区愿献出会主遗孤……”

鬼手秀士愕然大震，继而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阁下这是明智之举！”

吴方沉声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敝帮主已下了决心，动员全帮人力，不达目的不罢休……”

“可是区区并未搜捕到？”

“阁下知道那只是时间问题。”

“未见得！”

“好，言归正转，阁下自动献出幼婴，敝帮主必当重用，以令师兄弟的身手，定可辅佐敝帮主完成大业……”

“住口，区区并非为此而来。”

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区区说过一桩交易。”

“哦！愿听。”

“交换敝师兄范文招！”

鬼手秀士面色微微一变，心想，看来范文招被野狐禅救走的事，吴方并不知道，显然他们师兄并无联络。

心念之间，阴阴一笑，道：“阁下背的筐子，想来便是幼婴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何不放下？”

“敝师兄呢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人言流云双剑身虽同门，亲逾骨肉，当真不虚，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阁下暂时见不到令师兄了！”

吴方双目一红，大声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鬼手秀士又打了一个哈哈，道：“敝帮主礼贤下士，对贵师兄弟早已心仪，岂肯无礼相加，令师兄范文招执意不肯屈尊，已平安离去了！”

“这话可信么？”

“敝人以人格担保，令师兄无恙。”

吴方冷声道：“姓申的，你的人格令人怀疑。”

鬼手秀士竟然毫不动容，淡淡地道：“阁下未免辱人太甚了！”

“如此交易作罢……”

鬼手秀士面色又是一变，沉声道：“阁下在近日内必可与令师兄见面。”

吴方道：“区区难以相信！”

“那倒是件难事了！”

“姓申的，区区话在头里，如若我范师兄有何不幸，誓

不甘休……”

“敝人可以人头作赌!”

“那待我师兄弟见了面之后，再谈此事……”

说完，转身要走……

鬼手秀士一抬手，道：“且慢!”

“阁下还有话说?”

“还是交出幼婴的好!”

“办不到”

“姓吴的，天下虽大，恐没有阁下藏身之所。”

“咱们走着瞧!”

“并非敝人危言耸听，自阁下现身之时起，本帮弟子已奉令向此地集中，此刻，十里之内，恐怕已寸步难行。”

吴方自中杀光一闪，道：“要截击区区，得付出相当代价!”

“区区已考虑到了！但阁下忽略了一点……”

“哪一点?”

“背上幼儿的安全!”

“阿?!”

吴方怔了一怔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区区与之共存!”

鬼手秀士哈哈一笑道：“江湖兴替，自古皆然，阁下通达人情，何必执迷不悟?一个幼儿，寿夭智愚未知之数，‘宏道会’行将成为武林史上的陈迹，阁下到头来能得到什么?”

吴方不禁有些动容。

鬼手秀士紧接着道：“献出幼儿，算清过节，还自由之身，如不甘屈居下来，自可另创事业。”

吴方浓眉紧锁，不言不语，看似已被说动心了。